

目 录

枣阳的农民运动（1925年—1927年）·····	柳希荣（1）
地下女交通员·····	李文兰（7）
入虎穴机智策反·····	张桂芳（9）
儿童团生活的回忆·····	杜 凯（11）
地下红色交通员——傅九儒·····	张桂芳（16）
余益庵二三事·····	张汉东（21）
为辛十月记·····	马伯援（25）
马伯援办社散闻·····	黄诚恕（46）
旧中国农民深受五害之苦·····	胡 波（49）
随枣会战·····	王荣修（55）
桐柏山抗日游击大队始末·····	黄德章（61）
陶维多同志抗战时期在枣南熊集 的革命活动·····	李文兰（65）
抗战时期的枣北妇女工作团·····	李文兰（69）
郭顺安烈士抗日时期的革命功绩·····	黄德章（71）
三青团的由来、机构、职权 及在枣阳的活动情况·····	檀翰身（75）
枣阳照相业简介·····	马均楷 程相文（78）
郭正清传略·····	胡安立（84）
解放前枣阳鸦片毒害情况	

及屡禁不止的原因·····	胡安立	(87)
枣阳县中在吴店的学潮纪实·····	黄诚恕 王学道	(90)
匪劫枣阳简师、绑票学生纪实·····	赵定忠 郭光璉	(93)
国民党第五行署保安旅第二团		
全体官兵起义纪实·····	黄德章	(97)
鄂北游击支队在枣阳·····	莫曙东	(102)
枣阳人民政权组织形式的演变·····	王荣修	(111)
民国时期吴店、乌金中药中医的兴衰·····	施逢太	(118)
解放前枣阳中医药状况·····	胡安立	(121)
枣阳解放区的教育概述·····	江尚成 任振东	(127)
热爱教育事业的田重山·····	许仁友 黄元庆	(132)
亢文慧·····	唐华如	(136)
我的自述·····	杨人和	(143)
王震宙简介·····	段兆志	(154)
张文扬小传·····	张汉东	(158)
孙慕凤其人·····	谢远寿 张培德	(163)
杜进德·····	程相文	(166)
解放前枣阳的民间风俗习惯·····	段兆志	(172)
枣北明珠——莲花堰·····	靖炳扬	(186)
建国后资料征集提纲·····		(189)

枣阳的农民运动

(1925年—1927年)

柳希荣 收集整理

枣阳从1925年夏开始，随着大批革命骨干的陆续还乡，到处展开了发动农民的工作。党组织利用国共合作，准备北伐的有利形势，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借群众组织的名义，采取合法与秘密串联相结合的形式，掀起了扭转乾坤的农村大革命。

一、组织“学友会”，掀起办学高潮

1925年4月，留法返国的共产党员程克绳受党派遣，回枣阳开展工作。他从抓教育入手，通过办学传播革命思想，以“增长知识，交流学业”的名义，到全县各地联络革命知识分子，并倡导成立了以争取知识分子，帮助农民学习文化知识，提高阶级觉悟为目的的“学友会”。“学友会”的成立，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最早参加“学友会”的有枣西的徐化龙、勾伯琨、马益、汪吉重；枣南的段兆清；枣中的惠子刚；枣东的邹忠节、唐在西等十多人，不到半年时间

就发展到六十余人。接着，又在枣北的钱岗、鹿头、新市一带组织了“学界携手会”。

党组织利用“学友会”在全县许多地方办起了农民夜校、平民学校和“四民”（农工商学）俱乐部，以此为阵地，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骨干。许多小学教师、医生、毕业回乡青年，均靠拢了革命。他们学习程克绳在程坡创办农民夜校的经验，从1925年7月开始，枣西的马益、汪吉重、王大中；枣中的惠子刚；枣北的黄山农；枣南的段兆清、段曙东、姜景慕；枣东南的王和甫、王万礼分别在观音堂、翟家古城、隆兴寺、惠岗、钱岗、段营、姜营、乌金店、槐树岗办起了夜校。夜校教员多由党、团骨干和“学友会”、“携手会”会员充任。夜校教材一般都是教员本着农民教育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原则，亲自编写的。从教识字入手，宣传革命道理，唤起贫苦农民的革命意识。

1926年春，枣东施化民、邹忠节在兴隆集开办了第一个“四民”俱乐部。室内陈列着《农民月刊》、《平民千字课本》、《楚光日报》、《古文观止》等书刊，供工、农、商、学四民阅览。该部办起之后，还以镇上儿童为主，组织了一个七、八十人的儿童团，每逢热集，儿童团员们佩戴红袖章上街游行，高唱革命歌，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

同年春，梁集许耀章把许氏宗祠族产作为办学经费，以祠堂作教室，开办了枣阳第一所平民学校。该校办有儿童识字班，农民识字班，入学人数达二百多人。儿童班全天学习，其他三种形式的成人班轮流学习。教材除《平民千字课本》外，还选学一些古诗词。如：“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还编有“五月农民忙，半夜就起床。打粮千万担，不够土豪装”之类的顺口溜教材。革命歌曲广为流传，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与许耀章同时开办的平民学校还有：枣西的马岗、彭庄、陈庄；枣南的李冲、埕南、何家湾；枣东的柏湾、李湾、北竹园等。这些平民学校，革命活动蓬勃开展，群众觉悟普遍提高。截止1926年秋，全县共办农民夜校40余所，平民学校15所，“四民”俱乐部8处，学员发展到3000余人，为后来农民协会的建立，打下了牢固基础。

二、利用“硬社”，扩大革命力量

“硬社”是“红枪社”、“黄枪社”、“白枪社”、“大福场”、“铁冠罩”等社名的总称，是农民为了防匪、防盗自发成立的一种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群众组织，入社农民念佛念咒、练刀枪、拳术，信奉“佛法保身、刀枪不入”，故有硬社之称。我市最早传开的是枣北的新市、钱岗，枣西的七方、隆兴寺等地。“硬社”的武器虽然都是刀矛、土铳、生铁炮之类，但吸引了很多群众入社。

党组织认为，对“硬社”，如果我们不去利用，敌人就会拉过去。基于这种认识，党组织本着“假神权，扩大民权”的原则，对各地“硬社”组织进行了全面整顿、巩固和发展工作，不少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被派到“硬社”任社长，不断向入社农民灌输党的路线和政策，启发他们的阶级斗争觉悟。有了党的领导，“硬社”更加蓬勃发展，全县大部分地区均成立了这一组织，入社农民在两万人以上。

许多“硬社”成立不久，即与反动势力开展了斗争。19

26年夏，邓店杨道吾办起了文、武两学堂（文学堂是平民学校、武学堂是红枪社），一面讲革命道理，一面练武。他们自办铁匠炉，铸造刀、矛武器。成立不到半月，就把盘踞在吉河街的陈十二的土匪杆撵跑。同年5月，枣东的施化民在兴隆办起“红枪社”后，随即率千余人用武力向土豪王宜亭“借”得门枪四支，消灭了王陡坡的匪首陈叉鸡子、王城匪首王篇章、冯湾匪首冯光乾等，很快平息了枣东一带的匪患。

同年5月，枣南的段兆清、段曙东在段家营成立“硬社”后，开展了反对庙霸的斗争。当地静隐寺老和尚莫伦先霸占庙田数百亩，上与官府勾结，下与土匪串通，奸淫妇女，欺压百姓。根据群众要求，“硬社”决定把庙产充作校产兴办学校。在清算庙产帐目时，莫伦先恶人先到县衙告状，激起了群众义愤，在段曙东的指挥下，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和尚莫伦先。后来，在当地大劣绅高仲宣的唆使下，该庙另一和尚田仁惠，在与“硬社”的冲突中，开枪将段兆清打死，更加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无比愤怒。“硬社”两百多人对田仁惠进行追捕。终于在梁沟将田仁惠处决。从此，绝大部分庙产作为校产使用，群众革命气势高涨。

1927年春，中共枣阳县委根据农民政权建立的情况，对各地“硬社”进一步进行了整顿，使之成为农民协会领导下的一支仍以刀矛为主，兼有少数枪支的自卫武装。其主要任务是：保卫政权、清剿土匪，打击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当时全县共有“硬社”一千多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反动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三、成立“联庄会”，开展抗暴政斗争

地下党为了把农民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在“硬社”的基础上，成立“联庄会”。1926年6月，程坡周围的三十六个村串联起来，成立了“联庄会”。入会那天，八百多农民举着红旗，敲锣打鼓，手持大刀、长矛、土铳，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程家祠堂召开了成立大会。会长王大中宣讲了“联庄会”的宗旨和纪律。“联庄会”的宗旨是：1、反抗麦捐。2、反抗地亩捐。3、赈灾。4、防匪。这三十六个村因有“联庄会”组织，所以各项捐款都被免除。接着，以马岗为中心成立了“联庄会”，辖侯岗、郑岗、观音堂等57个“红枪社”共900余人；枣北以钱岗为中心成立“联庄会”，辖28个“红枪社”共1000多人；枣南以熊集为中心成立“联庄会”；枣东南以兴隆、乌金为中心成立“联庄会”。每个“联庄会”规定了集合地点和联络信号，如有紧急情况，以鸣锣、吹牛角或放土铳为号，会众立即到指定地点集合，统一行动。

各地“联庄会”成立后，对国民党军阀政府的种种反动政策进行抵制。1926年6月5日，军阀政府在西一区隆兴寺召开群众大会，选举议员。事前，土豪劣绅请客拉票，丑态百出。共产党员程克绳、徐化龙等人，为了揭露军阀政府玩弄假民主的骗局，决定与其开展竞选斗争。到了选举日期，四乡农民五千余人占据了选场，提出“不选恶霸、不选坏人”的主张。结果，军阀政府提名的代表遭到反对，大会选出了程克绳、徐化龙为县议员。这次选举结果虽被反动派否决，但充分显示了广大农民的伟大力量。

1926年7月4日，琚湾团防局到勾庄、马岗、程坡一带征收捐税，“联庄会”以鸣锣为号，招来两千多人，将团丁追赶七、八里路，追至琚湾北门时，团丁竟开枪打死会员马全方，打伤共产党员程正堂。愤怒的农民把团防局团团围住，团丁吓得不敢出门。从此，团董饶海平再也不敢轻易派团丁到程坡、马岗一带收税了。

1926年8月，枣北钱岗一带农民，因抗捐税与团防局发生冲突，团总任殿煌请求县衙派军队镇压。“联庄会”负责人黄民钦、傅嗣林等同志，积极发动农民起来迎头痛击，并与唐河县祁仪一带的“红枪社”取得联系，两地农民数千人集合于赤眉山，在丈八寺打败了任殿煌的反动武装和县衙派去的先头援兵，后续援兵闻讯逃跑。新市团防局团总刘华根看到农民运动力量如此巨大，迅速派人向“联庄会”缴枪求和。

随着斗争的深入，农民革命组织“联庄会”逐渐发展成为农民协会。枣阳于1925年底成立了区农民协会。到1926年夏，全县成立区农协两个，会员470人，多数是半自耕农和自耕农。1926年冬，正式建立了县农民协会，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协会把几千年封建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体面威风扫地，农会一度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

地下女交通员

李文兰 收集整理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在刘升附近的马家南湾村头，有一个只有三间茅屋的家庭学校。学校里，有个姓刘的外地女教师（化名刘文华，原名朱文华）在这里任教。茅屋的主人是孤儿寡母——徐元清和女儿马仁群（后改名徐华）。

徐元清（生于一九〇二年四月）一九三七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枣东马家寨党支部组织委员。她的家公开是学校，实际是党的地下交通站，她既是交通员，又是交通站的负责人。她以结拜姊妹会作掩护，发展党的组织，进行革命活动，并利用摆布摊做生意的公开身份，经常活动在鹿头、兴隆、刘升等集镇。在异常艰难的岁月里，徐元清多次到珙湾、黄龙埭、随县九口堰等地传递党的情报和文件，掩护党的干部活动。余益庵等领导同志多次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酝酿枣阳抗日大事。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党组织派来的“刘老师”和徐元清在这里办起了农民夜校。“刘老师”在共产党员马叔尧（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保长）的掩护下，白天教书，晚上教农民识字，借以宣传革命道理，培养党的干部。开始时，只有刘华等女青年参加，后逐渐发展到二十几人，连马叔尧的弟媳乔么娘少奶奶也背着家人参加夜校学习，接受革命教育。

通过交通站，徐元清、刘老师等人先后把三批夜校女

学员丁继华、刘书琴、徐华、马仁信、魏德云、乔么娘以及鹿头、新市的进步青年七十多人送到根据地工作。一九四一年除夕之夜，鹿头的六名青年冒着大雪来到交通站，徐元清及早安排好了他们的食宿。经过简单的准备，于大年初一凌晨，徐元清带着七名青年男女（其中有她相依为命的年仅十四岁的女儿马仁群），每人背一捆香，装扮成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夹在络绎不绝的香客队伍里，机警地躲过一道又一道关卡，越过了盘查严密的敌人封锁线，克服重重困难，踏着皑皑白雪，经过三天三夜地艰苦跋涉，终于把七名同志送到了革命根据地（《长江日报》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晶亮的指南针”一文详细记述了徐元清护送七名青年的经过，是徐华的回忆录）。

徐元清除做以上工作外，还担任服务员、炊事员，把交通站办成了地下党员的家。大家来到这里，能得到家庭般的温暖和同志之间的爱。

刘升地区由于徐元清等人的努力工作，不仅在学校师生中组织了抗日宣传队，走上街头，深入村庄，宣传抗日道理，募捐支前，还以“童子军”的名义，组织学生手持标枪棍棒，抬着担架，进行抗日演习，活跃在山坳树林里，随时准备上前线杀敌。

地下交通站在徐元清等人精心保护下，安然无恙地保存了三年多时间，成为党的一个红色地下堡垒。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设立了军统局枣阳站，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由于叛徒告密，地下交通站被迫停止活动，徐元清等人隐蔽待命，刘老师也被迫转移到外地工作。

根据《枣阳妇女运动史》资料整理。

入虎穴机智策反

张桂芳 收集整理

1926年隆冬的一天，枣东兴隆地区农运领导人施化民同志收到当地大土匪头子刘兴会、陈永庆的一封信，要他“三日之内在草寺庙赴宴，面商有关要事”。施化民深知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怀好意。但又一想，这是作匪运工作的好机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他以革命利益为重，决定只身赴宴，智斗巢匪。

施化民把生死置之度外，神色自若地走进草寺庙，只见正堂中间架着十几条长枪，匪徒们正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听说施化民到此，匪徒们个个神色紧张，一跃而起，子弹上膛，虎视眈眈地紧逼着施化民，大有剑拔弩张之势。面对一伙匪徒，施化民心境坦荡，大义凛然，他推心置腹地说：

“君等置身绿林，劫夺为生，是绅官所逼，实非本性所致，家中老小无不为之担惊受怕。”匪徒们听后，凶相有所收敛。他见机行事，理直气壮地宣传农民革命组织“联庄会”的宗旨。接着又鼓动说：“揭竿而起，乃英雄本色，长期打劫，不得人心，如能弃暗投明，则前程无量。”他的忠言规劝，终于拨动了匪徒们的心弦。刘兴会想起自己的老婆被一劣绅

霸占，他一怒之下将劣绅打死，官府下令捉拿，被迫抛弃年过花甲的老母和膝下娇儿，挺而走险，打劫为匪，东躲西藏，并非心甘情愿，于是痛哭流涕地倒起苦水来。刘的哭诉，不仅对其他匪徒触动很大，同时也驱散了草寺庙内紧张气氛。匪徒们主动给施化民搬凳递茶，围着他问这问那，最后设酒宴款待。宴席间，施化民夸赞“诸君能猛醒，迷途知返，深明大义，实在令人敬佩”。

临行时，刘兴会、陈永庆为表示诚意，送长枪数支。施化民婉言谢绝：“初次见面，不受赠礼，要见行动，以后若打土豪有困难，我将尽力相助……”刘、陈等点头赞同。他们象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依依不舍，一直把施化民护送下山。

不久，刘兴会、陈永庆率领三十多人枪，找到他们的革命引路人——施化民同志，加入了革命行列。

儿童团生活的回忆

杜 凯

1947年枣阳解放后，厉山以西至随阳店之间，成了国共两军的争夺地带（当时划为匪区）。该地的国民党乡保人员及土豪劣绅纠集残余武装，企图东山再起。他们白天派饭吃喝，晚上抢劫财产，闹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枣阳县公安局于1948年11月为了治理随阳地区的混乱现象，派来一个班的武装，由治安股长吕民生带领，在随阳店建立了乡人民政府，并成立了儿童团。当时，吕民生同志了解到我家庭出身好，又是中学生，就指令我为儿童团团长，团员有李开启、潘德林、池学杰、樊德昌、徐仁德等共15人，我们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务是：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维持社会治安。

一、开展文化宣传

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主要是办识字班、编演节目、慰问部队。

儿童团成立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农民夜晚读书识字班，有26名学员参加。开的课程是：政治、文化、算术、文艺

（革命歌曲、快板、曲剧、新编高翘小调、划莲船小调、打莲三小调等）。吕股长为政治教员，李光正为文化教员，我教算术。我们教得生动活泼，学员们学得有劲，学到了文化知识，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编节目主要是我和潘德林的事。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有：“美国佬滚出中国去”、“血债要用血来还”、“一个破碗”、“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等。节目演出后，深受领导和群众的欢迎。春节期间，我们还组织群众办起高翘、采莲船、蚌壳精（全是动作表演）、莲三队、腰鼓队等。除为随阳地区广大群众演出，就地慰问烈军属和干部家庭外，还到刘升、兴隆各级民主政府慰问领导，得到了领导的关怀和表彰。

1949年3月上旬大军南下，我们儿童团和街道居民在公路两旁设立茶水站，以便大军路过这里喝水。团员们都从自己家里抱来柴禾，提来几口大锅，就地挖灶烧开水，我买来几斤茶叶，提来一筐子大碗，供解放军喝水用。3月5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南下的大军已到达随阳店，先头部队是骑兵，接着过的是步兵，最后是炮兵，足足过了两三天。3月9日上午六时，解放军的汽车开过来了，车厢里坐着解放军战士，放有电台和弹药，车后拖着高射炮。

南下的部队经过我们儿童团设的茶水站时，团员们个个端着香茶送到战士面前，战士们有的摆手表示谦让，有的点点头表示谢意，有的接着只喝一点，立即前进，毫不影响行军。我时而送茶，时而打起竹板为战士们歌唱：

小碗茶，清又清，送给亲人子弟兵，喝下清茶起干劲，继续革命向前进。

小碗茶，香又香，送给亲人尝一尝，喝下清茶扛大枪，定把敌人消灭光。

小碗茶，多又多，欢迎亲人都来喝，喝饱喝足过大河，解放全中国，人民笑呵呵。

有一次，我唱得正起劲时，一位骑着一匹枣红马、身材魁梧的部队首长来到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笑容满面地说：

“小鬼，你们干的真不错，服务态度好，宣传工作呱呱叫，我们过江解放了全中国，到军民联欢时，再来请你们唱歌！”听到首长表扬，我立刻打起竹板又唱道：“请首长，莫夸奖，听我竹板把话讲，你们杀敌战战场，英勇作战有胆量。杀得敌人投了降，杀得老蒋叫爹娘，从东北，杀过江，解放全中国，人民得解放，全靠共产党！”唱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二、巡逻放哨

1948年12月22日，我和李开启、潘德林三人，在公路上巡逻。到黄昏时，突然发现从西边过来一个人，他鬼鬼祟祟地走着，背上背着一个褡裢。我们三人立刻拦住他，进行盘问。我厉声问道：“你背的是什么东西？”那个人吱吱唔唔地说：“是白萝卜。”我把他的褡裢一提，“哎呀，好重呀！”我们三个人立即将这个可疑的人带到乡农会，交给吕股长。这时，我把他褡裢的白萝卜切开一个，里面装着十几块银元。我们把他背的萝卜都切开了，银元撒了一地，拣起来一数，共有二百五十八块。经过吕股长的审问，才知他家住在榆树岗，姓李，是给逃往武汉的儿子送钱的。农会主席蔡启柱把他的银元没收了，还严厉地教训那人道：“共产党对守

法的老财执行宽大政策，若不守法，就要严惩。你先回家去，待武汉解放了，会让你儿子回来的。”那个人说：“共产党的政策宽大，饶恕了我，我回去后一定老老实实种田，再也不乱跑了。”

随阳店有个栾少青，家业不大，摆个小摊子，日子过得还好。他对比他强的人恭敬、吹捧；对不如他的人就欺侮，还好好污妇女，搞得整个街上不安宁，人们恨得牙根痛。吕股长得知后，命令儿童团全体人员手持红缨枪，要栾少青胸前挂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下流作风的坏人”在街上游街，并要他手里拿个铜锣，打三下，高声喊一遍：“我叫栾少青，作风下流，好好污妇女，大家要以我为教训，莫胡行。”一连搞了三个热集。从此，栾少青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事后，多少中老年人看到儿童团的人，都亲切地说：“你们搞得好，现在随阳店安静了！”

在吕股长的指导下，我们儿童团寒冬腊月也坚持巡逻放哨，站岗。一个冬季，我们共查处坏人24人次。由于我们防守严密，随阳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都不敢乱说乱动。

三、抓赌

在爱国民主政府维护地方治安，严厉打击坏人的时候，我们儿童团也坚守岗位，主动配合行动。1948年11月12日，吕股长对我说：随阳店东北有个村子叫藕塘，住着一个保长叫罗继良，他的妈死有三年了，今天晚上“除灵”，土豪劣绅和土匪们要去送礼，并有赌场。今晚我们一是去抓赌，二是要劝匪徒们缴械投诚，请儿童团配合执行这项任务。还一再交待说：“都带红缨枪和手榴弹，防止敌人反扑。”

晚饭后，吕股长带着他的一班武装，我和潘德林每人各拿两枚手榴弹，其他团员拿着红缨枪，集合后于八点钟出发。这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约40分钟，我们就赶到了藕塘。保长罗继良的院内，灯火通明，送礼的人很多，出的出，进的进，非常热闹。待我们一同来的人隐蔽好后，我和潘德林向罗继良的大门口跑去。刚到门口，被守门的匪徒拦住，他大声地吼道：“干什么的？”我立即回答：“躲猫的（捉迷藏）。”守门的那个匪徒将信将疑。这时我已看清了院内三张大方桌一排拼在一起，有好几十人在赌博。我立即叫潘德林去报告，谁知被狡猾的守门匪徒发现了，他慌慌张张地向我开了一枪，我敏捷地一闪，躲在一个墙根下，嗖的一声，一颗子弹从我头顶上飞过去。慌张中，我没拉弦就把手榴弹扔到守门的匪徒身边，匪徒闪身躲到院里去了。接着我方一阵排子枪打进罗继良的院内，顿时，灯火熄了，院里的人乱作一团。我一个箭步跨到门口，大声喊道：“乡亲们，大家不要怕，我们是县公安局的武装部队，是好人的，不要乱动；干过坏事的听着，你们已被我们包围了，共产党优待俘虏，缴枪不杀，投诚有功，顽固到底的要受惩罚！”这时，吕股长带领来人一起冲进院内，抓住了罗继良和流水沟村的马保长。吕股长再次向他们交待党的优俘政策。罗继良当场交出了五支步枪，二百五十发子弹，十五枚手榴弹。对姓马的那个保长，也进行了现场教育，要他把所有的枪送到随阳店乡政府。第二天上午八点钟，马保长把他的四支步枪，一百二十发子弹，五个手榴弹乖乖地交到了乡政府。